

#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感言



**拉先加**  
男，藏族，1977年出生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、副研究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成长谣》《等待下雪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路上的阳光》、译著《迦梨娑婆时之环》等。

## 获奖感言

前年，我第五次荣获了被誉为藏族文学最高奖的“章恰尔文学奖”，当时我觉得一个奖项被反复授予同一个人有些不妥，所以就写了一则声明，表示自己放弃参与这一奖项的权利，如以后再获奖也不再接受。然而，这次我又获奖了，而且获得的是中国四大文学奖项之一的骏马奖！

这世界上的事，真的有些理不出头绪来，事情的结果本身，仅仅依靠刻意追求是换不来的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忘记这一结果的同时经历很多过程之后出现的。可能很多写作的人曾纠结过拿奖这一事情，但我似乎从未受其困扰，因为我总觉得获奖是一种结果，它从未变成我写作的目标导向，我追求的是创作本身的那种豁然的过程，还有经常来自读者的那种莫名的感动。我惟一纠结的是，不断荣获“章恰尔文学奖”，不是我写得再好，而只是间接反映了藏语文学的窘迫，是缺乏后继之力的一种事实表现。为此，我总觉得自己肩负一种使命在写作。虽然隔着千山万水，但总是割不断我对那一方生我养我的故土的眷恋与思念，惟有用母语写作，才能在梦中在心中可以无限接近那些被时空隔开的人和事，才能感觉到

自己逐渐变得完整和充实。所以我尽管生活在北京，但依然坚持用母语写作，尝试对这一古老的语言赋予一些新的活力。20多年过去了，坚守与前行中青春也渐渐流逝了，但我无怨无悔，况且这次获得了这么大的奖项，也是对我的肯定，是对藏族母语文学的肯定，我感到很欣慰。

此次获奖的《睡觉的水》是我近两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。我通过这些短篇小说，试图反映新时期藏族人民对自身发展、文化传承、生存状况等方面的反思，并希望通过小说中的人和事，给读者展现一幅当代藏区社会生活的画卷。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赞誉与喜爱，这些小说的创作，造就了我远离故乡而生活在别处时，所有的感动与惊喜、美妙，所以我很想把这一切文学的美分享给大家。

人到不惑之年，最大的不惑可能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。我现在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命中有一丝光亮出现，这一抹光亮，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照亮别人、感动别人，也许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。所以，生命继续，写作继续。骏马奖给了我一匹骏马，我可以骑着它驰骋于时间的原野，我可以回归，也可以远行！



**李约热**  
本名吴小刚，男，壮族，1967年生于广西都安县。《广西文学》副主编，广西作协副主席。著有小说集《涂满油漆的村庄》《一团金子》、长篇小说《我是恶人》《依城逸事》等。

## 获奖感言

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首先我要感谢中国作协、国家民委以及各位评委老师。

自2003年以“李约热”为笔名发表作品以来，已经过去17个年头。17年来，在祖国边疆、美丽神奇的八桂大地上，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吸引着我。我写作的灵感，来自我曾经生活、工作过的乡村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，他们的生存状态、他们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的所思所想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。在此，我想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说声谢谢。

17年来，我先后在《广西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作家》《山花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文学》《花城》《小说界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等杂志发表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。多篇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等选刊转载，借此机会，我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发表我作品的刊物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正是这些文学杂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“催生”了《人间消息》。

17年来，国内文学批评界给予我

很多关注，这份殊荣，有他们的功劳。

17年的写作，说短不短，说长也不长，我既是一个小说家，也是一个为房子、车子、票子及女儿学业忙得团团转的丈夫和父亲，我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。写作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，生怕我的疏忽和不专业，把真的给写假了，把美的写丑了，把善的写恶了。《人间消息》里的小说，就是在这种自我约束、自我警醒的情况下写成的。所以，在这个灿烂时刻，请允许我为自己作一次短暂的喝彩。

2018年3月到2020年4月，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的扶贫点三合村参加精准扶贫工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两年一晃就过去了。扶贫点三合村已于2019年脱贫，我也重新回到书桌前，继续写作。这两年，我有“三多”，一是走路多，两年来我走遍三合村10个自然屯的每一条路；二是入户多，上千次入户，三个记录本记录了400多户贫困户的家庭情况；三是拍照多，我电脑里面存有2000多张跟三合村有关的照片。三合村的一切，既在电脑里，更在我心里。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，我收集了很多的素材，我期待，接下来的作品，成为又一本新的《人间消息》。



**吕翼**  
男，彝族，1971年生于云南昭通。昭通日报社总编辑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寒门》、小说集《割不断的苦藤》等。

## 获奖感言

《马嘶》是我几年前所写系列作品中的一部。几个作品里，我不断写一匹马。我把它命名为“马老表”，背景是20世纪新中国成立的前夜。我让它随一个叫作乌铁的夷(解放后称“彝”)家汉子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一起奔波、犯错，一起受苦、吃亏，一起醒悟、成熟，一起度过黑暗，迎来早春和黎明。《冤家的鞋子》是第一部，写得犹豫、酸涩和生疼。《马嘶》是第二部，故事更曲折，人性更复杂，作品的朝向更为光亮。马老表与主人乌铁，与乌铁抢来的女人开杏，与开杏的男朋友胡笙，与开杏的哥哥开贵，一起构成了过去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，构成了这个小说的此起彼伏，构成了想爱爱不了、想恨恨不断的苦短人生。马老表不止一次地出现。它高大、威武、个性鲜明。每写一个小说，我就觉得靠近了它一些。我喜欢马，喜欢它高大端正的身材，喜欢它的忠诚、果断，喜欢它能够负重忍辱的奔跑，喜欢它能用深情的眸子、摇摆的鬃毛和尾

巴、长长的嘶鸣、轻轻重重的蹄声与人对话。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。结束时，便以《马嘶》为书名。《马嘶》里的故事，来源于乌蒙大山与金沙江两岸。不论是《逃跑的貔貅》《命定的石头》，还是《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》《割不断的苦藤》，都是从胸腔里迸出硬核，粗犷的、生涩的、野性的、豪迈的，甚至是带有疼痛感的。马的悲喜就是人的悲喜，马的嘶鸣就是人的嘶鸣，马的生死就是人的生死。我写动物之痛，写人物之苦，写时代之变，写民族之间的碰撞、纠结、交流与融合，写世道人心的起落、辗转与沉重，力图表达一个底层负重者对世界的张望。其间既有个人的恩怨情仇，又有更多的家国情怀。这世间甜比苦多，美比丑多，爱比痛多。

写作的路很曲折，很艰辛，但它会将人生的意义升华，会将民族的精神张扬和重塑。我在内心给自己喂养一匹马，时时给它添草加料，预备随它翻山渡河，走得更远。



**苏兰朵**  
本名苏玲，女，满族，1971年生于吉林松原。鞍山作协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声色》、小说集《寻找艾薇儿》、诗集《碎·碎念》、随笔集《曳航船》等。

## 获奖感言

写小说有很多条路可以走，时至今日，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走在那条对的路上。这里的“对”与是否通向成功无关，只与是否适合于我有关。那部带着我的体温与气息、展现着只属于我的审美和价值观的小说，始终没能出现。我像个挖着宝藏的盲人，不停地在寻找着入口，每一次挖掘都认真而用力。我失落着、迷茫着，但从未遗憾过。

《白熊》这本小说集中的8个作品，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。有科幻类作品《白熊》和《海皮人》，有具有散文气质的作品《梦中的婚礼》和《小麦经过的夏天》，有反思历史与时代的《歌唱家》和《白马银枪》，也有语言富有诗意的《暗痕》。还有一篇对我个人来说很特别的作品《痼疾难散》。它是我的小说处女作，发表在2010年。在我的上一本小说集《寻找艾薇儿》出版时，我对这篇作品不是很满意，所以没有收录。在准备出《白熊》时，我又在文档里看到了它。时隔多年，我发现了它的问题所在，于是重新动手修改。现在收录的，是我的修

改后的版本。它出现在这本书里的意义，对我来说不止是情感方面的，也体现了我小说观念和技法的变化。看到这个题目，也会让我明白，尽管一路疑惑着、纠结着，但也还是在不停往前走。

《白熊》是我的第六本书，第二本小说集。相对于第一本小说集，寻找和探索的意味更浓。写上一本小说集的时候，我的杂念更少一些，很显然，写到这一本的时候，原来隐藏着的岔路都出现了，我想每一条都试试。不是因为我贪心，可能是因为我愚笨。我总觉得那条对的路就藏在这些路里，而我却没有能力分辨。获奖令我意外，也让我欣慰。骏马奖评委对这部作品的认可，让我知道了我的探索是有意义的。

最后，感谢所有在我写作的道路上给我帮助和鼓励的师长、亲友！感谢辽宁省作协、辽宁文学院、鲁迅文学院对我的培养。感谢鞍山这座城市对我的滋养。我会继续写下去，写出我感受到的善与真，以及我从未离开的东北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壮美、悲喜。

## 报告文学



**阿克玛射**  
男，彝族，1979年生于四川省昭觉县。任职于昭觉县委宣传部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雾中情缘》、散文集《温暖的火塘》等。作品曾入选“2019中国好书”。

## 获奖感言

感谢主办方和评委会授予我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！这个奖是对我6年多来持续关注“悬崖村”(阿土勒尔村)的肯定，更是对生活在大凉山那片热土上坚韧不拔的民族的褒奖！

“曾经一步跨千年，而今步步奔小康。”彝族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，堪比新中国成立后从奴隶制社会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。而大凉山“悬崖村”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，就是彝族地区全面奔小康的生动样本。

2019年3月，反映“悬崖村”脱贫攻坚奋斗历程的报告文学《悬崖村》由天地出版社出版。作为“悬崖村”脱贫攻坚奋斗历程的记录者，我深切感受到，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，党和政府对彝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，社会各界对彝族地区的帮扶，基层党员干部的实干、苦干、巧干精神，以及彝区群众为创造幸福生活而迸发出的强大内生动力。由此，风里来雨里去亲历，经年累月的感动，用脚步丈量记录的故事，就汇聚成了《悬崖村》。

正如一滴水能映照太阳的光辉，《悬崖村》记录了“悬崖村”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深情讴歌了从悬崖上打造出幸福

生活的彝家村民、基层党员干部，从一个彝家山寨的小角度，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努力实践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一个民族、一个家庭、一个人都不能少”的庄严承诺。

凉山是我写作的素材、灵感的源泉，也是我创作的重要母题。近年来，我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雾中情缘》、散文集《翻阅生活的注脚》《温暖的火塘》、报告文学《悬崖村》、长诗《雪之语》等，题材、文体虽不尽相同，但几乎都是描绘凉山的发展变化，反映凉山彝区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，歌颂新时代、新生活的作品。

今天的“悬崖村”已经闻名全国，让“悬崖村”闻名的，已经不是这里的藤梯，而是“悬崖村”发生的巨大改变。透过“悬崖村”，可以看见凉山彝区人民幸福的未来。

在彝家火塘边，习近平总书记曾说，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家庭。凉山变“暖”了，它以超凡的脱贫毅力和奋斗精神，走出贫困，实现着又一次的“一步跨千年”。

孜莫格尼(吉祥如意)!卡莎莎(谢谢大家)!



**段平**  
男，回族，1959年生于云南普洱。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国防军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逐梦元阳》等。

## 获奖感言

上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年，我出生在西南边陲的一座军营。这是陈赓麾下的一支英雄部队，战功卓著，英雄辈出。记得孩提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快快长大，早一天成为这支军队的一员。

1979年7月，在总参通信兵英模报告会上，我遇到了父亲原部队的通信营长，这位营长不敢相信地看了我半天，然后说，你小子也参加了？

是啊，我终于成了你。

小时候喜欢看报，退役时依仗功可自选任何一家单位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图书馆。古人云，文可兴邦治国。文学对人的教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法律，而且是潜移默化、不知不觉中完成的。这就是文学的魅力。如果不是在《普通一兵》《林海雪原》等作品的伴随下长大，入伍刚两个月、全身多处负伤的我，是不可能不副连长牺牲、排长失踪的情况下，带领全排连续夺占两个阵地的。

可不可以成为另一个你？

1985年，小说处女作《二年兵刘四娃》幸运地上了《解放军文艺》，让我看

到了一线曙光。

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气概，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决不会屈服于敌人！1997年，反映转业军人的中篇《林木乡长》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后，知名作家彭荆风在《文艺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感受崇高》的评论文章，一针见血地告诉人们，英雄是一个国家的脊梁。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，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！

我的父母都是军人，但在我的名字里，他们寄寓的却是和平。

因为和平才是军人的最高追求！

但有时候，正如古罗马人韦格修斯所说，如果你想要和平，那就准备战争。这是逼不得已的事情。而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除了军队的准备，就是我们大国重器的铸造者，我们的科学家了。

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文学人，一个老兵，为他们而歌，我责无旁贷。同样，我想骏马奖授予的不是我，而是千千万万个像宋文德那样铸就大国重器的英雄！

再次感谢各位评委老师！